

全新增訂版

田中實加 著

濟生回家

WANSEI
BACK HOME

一份跨越土地、超越生死的情誼，
一段面對生命真諦的感動，一場逆風中堅持勇敢的過程。
相隔茫茫大海，也不曾放棄重逢的那一天。

作家 楊照、陳柔縉 感動推薦 / 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副所長 鍾淑敏 審訂導讀

本書榮獲 金鼎獎·中時開卷年度好書獎

目次
CONTENTS

- 【導讀】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珍貴的證言／鍾淑敏——008
【自序】十二年灣生之路——022
【前言】什麼是灣生？——026

老照片說故事

- 第一批日本官營移民來了——032
吉野村·全臺最具規模的移民村——048
一九四六年引揚的日子——066

二十三個灣生的追尋

- 【楔子】我的灣生追尋——082
【啟程】前往太陽下的花蓮——086
- 1 尋找羽鳥醫生從秀林帶下山的男孩 竹下健志——092
 - 2 有食物嗎？請給我食物！其餘的都別說 田中櫻代——098
 - 3 灣妻的認命人生 啞巴孀、勝子奶奶、太田智惠子——108
 - 4 穿越時空遇見日本拓荒移民 清水半平——116
 - 5 六十年後的重逢 風間部五郎——128
 - 6 我不要的人生！ 高橋智子——136
 - 7 等待看見奇蹟 片山清子——144
 - 8 遙遠的掛念 泉子奶奶——154
 - 9 這些年，你好嗎？ 山崎秀子——160

回家
灣生

- 10 尋找日人開鑿的八口古井 堀上爺爺 —— 166
- 11 我們八個小孩都是他養大的 瑞行將軍 —— 172
- 12 想念桂花樹的老奶奶 池內珠惠 —— 176
- 13 臺灣花蓮是我們的故鄉 桑島靜子 —— 182
- 14 那一段純純的愛 吉村爺爺與謝奶奶 —— 188
- 15 美麗的人生退場 清水靜枝 —— 194
- 16 與朋友道別的旅程 富永勝 —— 202
- 17 灣生與朝生 松本治盛 —— 212
- 18 完成母親的願望 吉村和就 —— 220
- 19 我將我們的家帶回來了！ 土井準一 —— 226
- 20 不回去不行嗎？ 竹中信子 —— 232
- 21 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快樂童年 須田姊妹 —— 238
- 22 最後的手紙 花蓮特攻隊 —— 246
- 23 永遠的異邦人 家倉多惠子 —— 254

老照片說故事

- 留給吉安鄉的禮物 —— 264
- 日治時期的花蓮市 —— 278

【最後的話】寫給你的一封信 —— 292

【附 錄】

- ◎吉野村文史檔案 —— 298
- ◎灣生與耆老口述花蓮二三事 —— 303
- ◎參考書目 —— 309
- ◎感謝名單 —— 311

海

生

回家



老照片說故事



第一批日本官營移民來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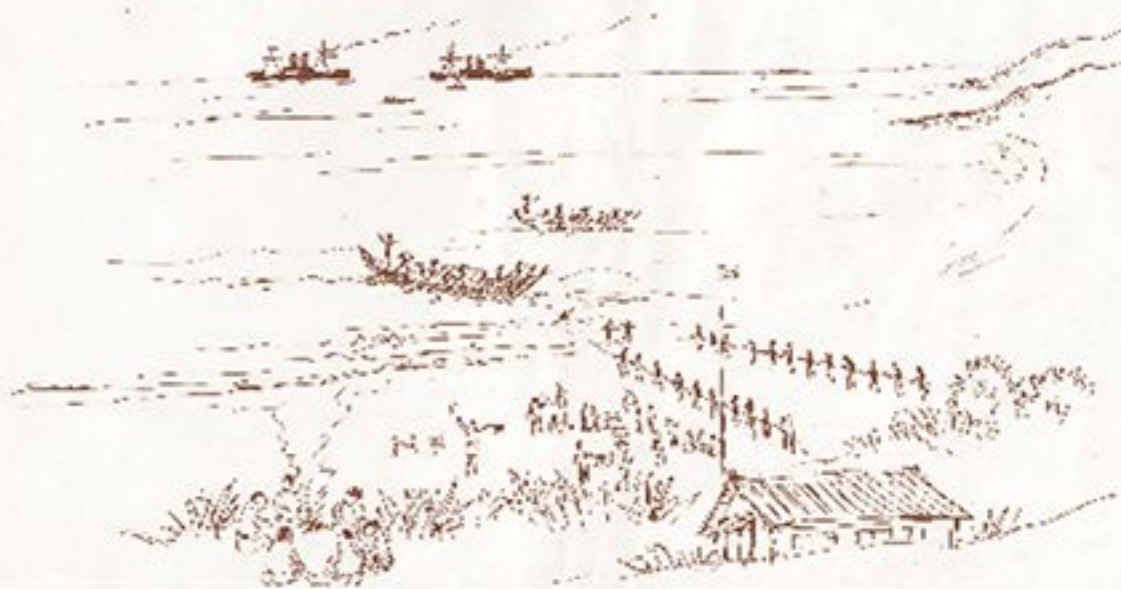
寒冷的冬夜裡，
 乘坐著朝日組經營的宮崎丸號前往後山，
 東北季風，
 搖得船隻劇烈晃動，
 站在甲板上，
 眺望著奇峯、能高山上掛著一片白，
 初陽灑在白雪上。
 船將靠岸……

此後！此後！就是花蓮人了，
 再也沒有退路，
 未來不管再怎麼苦也得咬緊牙根，
 務必在後山開拓出一片天。

——清水半平（吉野村回顧錄）



◆ 從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起，宮崎丸號每日往返花蓮和蘇澳之間，但因花蓮港灘寬水淺，輪船必須停泊於數公里的外海，負責經營的實田組雇用阿美族人以小型舢舨接駁，但人貨常遭落水浸溼，尤其是當冬季東北季風較強或颱風季節海浪高漲的時候，小船常連舢舨泊都有困難，有時即使大船已到，可是舢舨無法行駛，也只能在岸邊等候風浪變小；有時即使等了一整天，天黑依然不見風平浪靜，就只好再待明日，船上的人也只得在大船上靜守黑夜等待黎明了。（文章引自清水半平《吉野村回顧錄》，圖片提供／葉柏強）



◆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日人上陸風景，
 （圖片引自清水半平《吉野村回顧錄》）

一九四六年引揚的日子

一九四五年（昭和二十年）
八月十五日，日本二戰戰
敗，臺灣結束日治時期。

「日本人全數撤回！」根據日本厚生省援護局所編《引き揚げと30年の歩み》指出，一九四五年十月的尾聲，國民政府命令成立「臺灣官兵善後連絡部」，並命安藤總督與部長、須田農務局長與副部長等下達一只命令：目前臺灣處於荒亂整編時期，在合會（銀行）裡的現金和股票不能領，也不能賣，包含所有人的動產、不動產還有貴重珠寶都必須交出，詳列在清冊單上，屆時會給所有人領受書（收



◆引揚者所攜帶的物品，由右至左依序為便當盒、煮鍋、手包、和服帶、和服。
（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，翻拍自福岡市市民福祉廣場「引揚港・博多」常設展）



◆日人歸國所帶物品明細申報書。（圖片提供／林明志）

據），待以後可以回來時再領回自身在臺的財產……。

一紙清冊，將所有財產沒收，只換來每人被單一床、冬夏衣服各一套及每人一千圓日幣的簡單行囊，且不得讓售土地與農具等，並且限制要在兩個月內全部引揚（日文「引揚」即中文「遣返」之意）回日本。原以為永遠定居在臺灣的日本移民，就如此被趕出故鄉，他們的希望和幹勁頓時被扯下，如同喪家之犬般承受著難熬的每個日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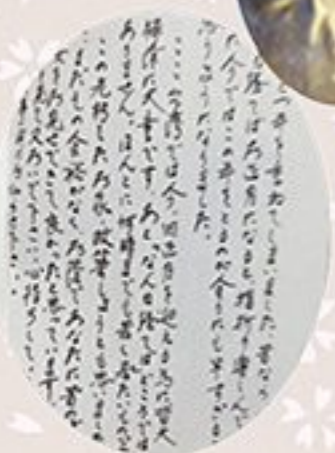


◆日人歸國所帶金錢明細申報書。（圖片提供／林明志）



◆日本移民被遣送回國時，必須填寫歸國證明書。（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）

三個灣生的追尋



(八一) 灣生民家

灣生民家 (八〇)

清水半平

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：

等待或許是沒有邊境的漫長，只要念念不忘，必有回應。

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，有一位黃先生要我在臺南二中，的紅樓等他。他說這裡有許多日治時期的資料，或許對我有幫助。在臺南二中，黃先生送給我許多關於日本移民村和灣生的史籍資料，其中一本由清水半平先生所寫的《吉野村回顧錄》，是讓我一頭栽入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六年歷史深淵的開始。因此，帶著清水半平的《吉野村回顧錄》，我又回到了吉安鄉，不，是吉野村——在我心裡早已根深蒂固的吉野村，我想看清楚她的真面目。

所有研究吉野村的文史工作者，都必須要好好拜讀這本《吉野村回顧錄》。

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九日，二十一歲的清水半平先生與須田家大老一起前往花蓮，他們是第一批官營移民的開發先驅者，先行來到當時原住民居住的地方——七腳川（日本人來了之後改名為吉野村，國民政府再更名為吉安鄉）。

關於與花蓮港的初次相遇，清水半平在《吉野村回顧錄》裡生動地描寫：

「時間是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，這是我初次登上彼岸的紀念日，當時我二十一歲。

「花蓮港到囉！」一位男士在船內四處通知，而天才剛亮而已。汽笛低聲地鳴著，放錨的聲音也嘎嘎作響。明明已經是晚秋的時節，穿上冬天的衣服卻意外地感到炎熱。從船上往岸邊看去，大概還有二公里的距離。隨著往岸邊靠近，大家都到船底彎曲著身子，窗簾也被拉下。

「O-henoi……O-henoi」，番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吆喝聲傳進了耳裡。船體雖然已用粗繩繫住，但太平洋上的大浪還是讓船搖晃地，即便穿著鞋，我還是一腳踩進了海水裡才登上岸。



◆ 清水一族與須田一族的合影，前排左三為清水平平，左四為孫女（清水一也的姊姊），左五為清水的太太；後排左一為大媳婦清水靜枝，左二為長孫清水一也，左三為長子清水一美，左四為次子清水一秋；其他為須田家的成員。當年在吉野村，清水平平娶了須田家的女兒，兩家人就住在對面，當初他們一起從日本群馬縣來到花蓮開墾，引揚回日時也一起回到群馬重新開始，經過三代患難與共的情誼很是深厚。（圖片提供／清水一也）

八十年九月
平平



清水平平
のよ降はるの香を
思ひをわたり

◆ 清水平平初來到花蓮的自畫像，手上拿著剛買的香蕉。（圖片引自清水平平《吉野村回顧錄》）



◆ 大正二年九月，清水平平於臺灣開墾的模樣。（圖片引自清水平平《吉野村回顧錄》）



◆ 六十歲的清水平平。（圖片提供／清水一也）



眾多灣生的共同心聲：

能出生在臺灣真是太好了！

富永勝

年少時期的回憶烙印在腦海當中，臺灣是我永遠無法忘懷、就連做夢時都會浮現的地方。

家倉多惠子

能出生在臺灣真是太好了！但是那種活在戰亂和戰敗中的辛苦，就到我們這一代為止吧！戰爭不能再來一次。

松本洽盛

我想人出生後成長的這段期間是最重要的，會吸收周遭很多事情。如果要說我的故鄉，在那個時期成長與生活的地方，對我來說，就是臺灣。

竹中信子

我只要看到「臺」這個字，目光就會馬上移過去。而蘇澳是照顧了我們家三代的地方，因此我打從心底對這片土地有說不完感謝。